



散文

家庭“秘书长”不仅是个笑话

李伟明

很多年前，作家朋友黄先生给我讲过一个小故事，说他路过城区南门口，看到两个老年人在吵架，看样子，应该是夫妇俩。

那老头一口一句“你打个报告过来批一下嘛！”“你不打报告怎么行呀？”让围观的路人莫名其妙。看了一阵热闹之后，黄先生才搞明白，原来，这老头退休前是某单位的头，退休之后闲着没事，尤其是敲门请示汇报的人一个也不见了，感到很不适应，便想到了个发挥“专长”的办法，让老妻每次出门买菜时，写个菜单让自己批个“同意”。老妻起初为了让他缓解郁闷心情，勉强按他的要求执行了一段时间。这天，老妻实在受不了这些套路，便不经批示擅自上街买菜。结果，老头发现后，追出门来要她交报告……

黄先生所言，差不多是二十年前的事了。若非黄先生为人一向严谨厚道，我真要以为此事纯属虚构。但饶是如此，这么多年来，我还是怀疑黄先生的故事大有夸张成分。官瘾十足的人尽管没少见，但那也是在正儿八经的场合而已，退休后在家里还搞这一套，未免太荒唐了吧？即使这种事情真有，也不可能只是发生在某个特定年代，随着社会的进步，以后应该听不到这样的故事才是。

没想到，事情总在意料之外，世界因此多姿多彩。许多年后，和上述一幕类似的故事，还真在现实中上演了。

前不久，云南省纪委监委宣传部、云南广播电视台联合摄制的警示教育专题片《“官油子”现形记》(上集)播出，披露了玉溪市委原书记罗应光的贪官大量落马的今日，罗应光的贪腐情节未必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但其中一个细节，却瞬间成为网民们关注的热点。

据专题片介绍：罗应光不仅在单位享受众星捧月的感觉，回到家中还不忘过足“官瘾”。他不仅经常召开家庭会议，还专门为此设了“秘书长”“副秘书长”，并在会后发“会议纪要”。用罗应光自己的话说：“回到家，自己还在以领导的架势去把家里面的人召集起来(开会)，动辄七八十人，或者家庭会或者生日聚会。然后我被两个家族簇拥在中间，真的像大观园里面的贾母一样，簇拥在里面，还教育大家既要当官，又要发财。”

看罗应光的一贯表现就知道，在家里设置“秘书长”之类，并未突破事物发展的逻辑关系。对这种人来说，什么事情，只要你想得到，他就做得出；如果平安退休，在家里弄个菜单之类批一批也就毫不奇怪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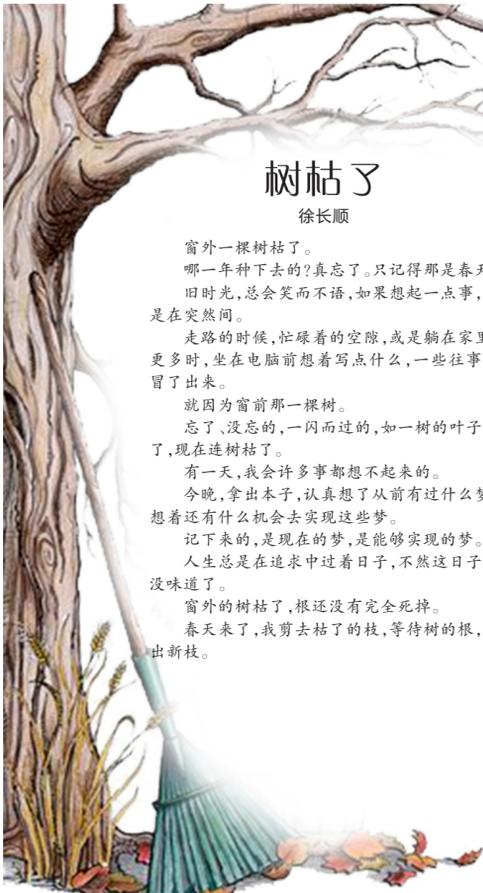
为什么有些人喜欢把家事当“官事”，搞些令人啼笑皆非的举动？一种可能，是迷恋权力，中毒太深，脑子里除了当官啥都没有。这种人天生就是为当官而来，免他的职不亚于要他的命。他也未必想用权力干多少坏事，但就是喜欢这种感觉，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做官高，人生除了当官再也找不到任何乐趣。这当然也是一种三观不正的表现，说难听点就是个病态心理，根本不懂得人格平等、职业平等的道理，自然也不知人生的价值所在。这种人，在位时举手投足间尽是腐朽的官僚气息，只是其时大家未必敢议论敢取笑。等到退下来了，“气场”消失了，他的行为便会让旁观者觉得十分滑稽，完全成为一个笑话。

另一种可能，是以权谋私，病入膏肓，无时无刻不想着用权力变现。这种人的存在，对政治生态来说是实实在在的真危害。罗应光显然属于这种，看看他的“家庭会议”讨论些什么就知道了。这种官员掌权之后，定然大搞家族式腐败，父子兵、夫妻档，七大姑八大姨浩浩荡荡一起上。哪怕退休也不肯罢休，借助“余威”四面出击，利用“余热”大谋私利。事实上，退休并不意味着就是平安着陆，有些退休十几年的干部也应声落马了。看案情便知道，这都是些退而不休的人，离开领导岗位依然霸气十足，官气浓重。

某些“官迷”们表现出的反常行为，虽然是个笑话，但又不能仅仅当作一个笑话。无论哪种情况，都该好好治治。对于前一种，在职时就要教育他心境宽阔些，心态平和些，心路端正些，认识到不管什么岗位的劳动者，都是值得尊重的，做官要有平民意识、平等意识，方能泰然面对进退留转，做到宠辱不惊，肝木自宁。

对于后一种，依我之见，只有纪法伺候，别无他法。加大对违纪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除了盯住官员本人，还要盯住他的关联人员。一旦发现公私不分，举家“聚焦”公事、“研究”公事的迹象，我们更需要关注的，是他们目的何在，手段如何，收益多少，绝不能一笑了之。

诗歌



树枯了

徐长顺

窗外一棵树枯了。
哪一年种下去的？真忘了。只记得那是春天。
旧时光，总会笑而不语，如果想起一点事，都是在突然间。
走路的时候，忙碌着的空隙，或是躺在家里，更多时，坐在电脑前想着写点什么，一些往事就冒了出来。
就因为窗前那一棵树。
忘了、没忘的，一闪而过的，如一树的叶子落了，现在连树枯了。
有一天，我会许多事都想不起来的。
今晚，拿出本子，认真想了从前有过什么梦，想着还有什么机会去实现这些梦。
记下来的，是现在的梦，是能够实现梦。
人生总是在追求中过着日子，不然这日子太没味道了。
窗外的树枯了，根还没有完全死掉。
春天来了，我剪去枯了的枝，等待树的根，冒出新枝。

桃花源深处

谭旭日

早年，我从广东佛山回故乡，家人邀我去湘东株洲市炎陵县旅行，说去探看邻县颇有传奇色彩旅游胜地。

那是夏天，去之前我是不知道具体行程的，车子从老家出发，经茶陵县城三十来分钟的车程，乡村的道路难免有坎坷与颠簸，但好在我们的越野车平衡性还不错。过了茶陵县城，车子又朝着炎陵方向，一路绝尘而去。车窗两侧的树影在阳光的照射下，不断往后退去。车窗外的田园风光非常优美，越往炎陵深处行驶，越感觉万顷碧浪在往后移动，那种在青山绿水中的行走，令人视野极其舒适。

到达炎陵县，与当地亲人沟通后，一切顺利。中午吃完饭，便在他们的带领下，去了一个离县城东北角约几十公里的庞大景区。景区的名字，当地人叫神农谷，为桃花源洞国家自然保护区中的一个国家级森林公园，是保护区中最重要的部分。车子停在景区门口，我们买了票，步行进入景区核心。

这是罗霄山脉的西南端，实际上与家乡也不过百十公里的路程。山的东面，毗邻井冈山，四面高山巍峨。在湘东南地区，罗霄山脉把最美的部分留给了炎陵，炎陵又把最美的景色留在了这里。隐约记得当时带路的友人说，这是一块从未被污染未曾开发的土地。在人类五千年文明史中，应当还没有人涉足景区的核心山峦，越往山的深处走，越能感受历史的沧桑。

神农谷的森林覆盖率达96.6%，年平均气温14.4℃，年平均空气相对湿度86%，夏季最高气温25℃，负氧离子含量极高，真正是桃花源洞。在我们行走的过程中，见证了溪水的清澈，瀑布的秀丽，森林的葱郁，植被的茂密，境内的生态堪称原始。在大峡谷，那流水和青苔，藤蔓与古木，看起

来仿佛处于人间仙境。溪水清澈，潺潺地流向下游，在山涧中跳跃得那样生动自由，潭水碧绿，让人觉得那是紧贴大地的一片真挚。而青苔的绿，绿得古老而纯粹。

我们赤脚尝试了一下溪水的温度，那种刺骨的清凉，令人惊奇，在别的地方的夏天很难有这样的体验。一枚树叶在流水中飘零，为水增添了诗意。

除了流水与飞瀑，这里的树是凌乱的，野性的，比岩石的凌乱更能打动人心。我记得有一个景点叫树抱石，藤蔓长成了几个人的腰那么粗壮，缠绕着树。在黑龙潭，可以见证成片的竹林，四周古树参天，在山峰的吹拂下，一阵又一阵清新的负氧离子朝你扑面而来。在万洋河峡谷，我看到那些古老或新鲜的枝蔓不断地伸展，蔓延，体现着厚重、旺盛的生命力。地下砂层的贝壳，使人遥想古老久远的时代，地壳没有运动前，这里应该是南海的边沿线。随着时间的推移进化，这里成了古老的海洋记忆。珠帘飞瀑的落差，更像是银河落九天，轻纱飘荡，如烟如雾，妙趣无穷。溪流淙淙而下，清新的空气一浪盖过一浪，迎面而来。

友人说，这是天然避暑养生圣地，曾是始祖神农采百草之地，留有神农脚印、洗药潭、捣药白、藏药洞、晒药台等胜迹，是秘境，亦是神仙居住的地方。

我曾与爱人说，要跟她一起把故乡四周的景区走遍，后来去了很多地方，唯独留下桃花源景区尚未去成。倒不是那壮美的山川流水不吸引人，而是心里有着别的一些情怀。当我想起第一次去桃花源洞时感受到的美，总觉得还得再去一趟。那儿优美的瀑溪，梦幻般的丛林，干净山涧和溪水，以及古老的水杉、藤萝、珍稀花草，总会让人向往。这些藏在深山中的景致，会让一个忙碌的游子感到自然的美好，以后有时间，一定再去那桃源深处走走。

小小说

对门

刘正平

她一手提着牛奶，一手挎着菜篮子，肥大的身子艰难地登着梯级，听着后面有人跟上来，便挪了挪身子：“我走得慢，你行前吧。”

“帮你捎一程？”他伸出粗大的巴掌。

“也好，也好。”她把一箱牛奶递给他，特意将他瞅了瞅。他从肥胖的身子旁挤过去，走了几步，回头问道：“你住几楼？”

胖女人笑道：“瞧你这记性，你大前天来的，就住在我对门哟。”

他记起来了：儿媳领着他走到门口时，对面半开着的门里探出的那张脸就是眼前这张。但门只那么一闪就关了，咋能记得住呢？

周边几栋楼都是学区房，密密麻麻的门窗如蜂窝，全住着学生和陪读的家长。胖老太太把大家喊为肥婆。他因又高又瘦又黑，就叫他黑长子。

黑长子将牛奶箱搁在肥婆门口，便转身去对面开门，掏遍了衣兜、裤兜，都找不着锁匙，想借肥婆的锁匙试开一下。

她好气又好笑：“真什么也不懂，你看着锁的外形一样，锁匙能一样吗？”一边帮他拨打开锁匠的电话。

约莫半个小时后，锁匠背着工具箱来了。他三两下就打开了锁，别在腰间的手机响了，催促道：“快结账吧，下家还在等着我哩。”

“多少钱？”

“七十块。”

“这么多啊！”

肥婆忙给他说话：“给六十算了。”

“给吧，给吧。”

就那么分分钟的事，黑长子仍觉着太贵，磨磨蹭蹭的，老半天都不愿掏钱。

手机铃声又急促地响起来了。锁匠狠狠地剜了他一眼，随手把门扇一拉，风风火火地走下楼。

门又被锁上了。肥婆忙追下楼去。好一许，才同着锁匠回来了，重新打开锁，“给十块钱。”

“略不差不多。”他立马付了钱。推门进去，还好，锁匙没有丢，搁在抽屉里忘了带。花钱不多，多亏肥婆从中斡旋，这次，他满心感激地细细瞅了瞅她，实觉这眉、这眼，还有口脸深处那颗若隐若现的虎牙都很眼熟。

又觉着不像，身材、脸型、声音、脾性都不像。那身材娇小玲珑，咋会是这副身板呢，像只大企鹅。嗓音是那么温润甜美，如莺声燕语，不是这样粗门大嗓。尤其那颗虎牙，洁白如玉，像一粒剥了皮的蒜子，哪是这样又黑又黄。

心里像十五个提桶打水，七上八下。每每碰上她，都偷眼瞅瞅，琢磨一番，老是魂不守舍，恍恍惚惚的，没过几天他又丢了锁匙。

又是上次那个锁匠来了，一见到他就来气：“和你难缠啊！”

记事本

吃饭

大罗

句，说我白吃了人家的还要人家洗碗送碗，真是不害臊。

用那样串门的方式吃了好多年，我挺高兴的，一边吃一边还能拉拉家常。我妈总说：“就别人家饭的好吃，一天就爱往别人家跑……”没办法啊，我那些三姑六婆七大爷八大伯的就是特别会做饭，家里饭菜就是好吃啊。一顿吃三个菜和一顿吃十个菜肯定是不一样的，关键是那种乐趣与喜悦，那是在自己家吃饭没有的。后来我上初中了，寄宿在学校，每周才回家一次，蹭饭的机会就大大减少，到了高中，机会就更少了。上大学后，只有过年过节才回家，每次回去总到亲戚家走走，但吃饭时不再抱个大碗四处溜达了。时间过得真快啊，一个贪吃爱玩的孩子仿佛突然就长大了，离开了家乡，离开了亲人，到了很远的地方，天天吃食堂，吃大锅饭，极少有小时候那种抱着大碗边走边吃边串门的快乐了。

03

株洲日报

文艺

2023年12月17日
星期日
责任编辑:朱 洁
美术编辑:邱 鹏
校 对:马晴春

有奖征文



百炼“成钢”针

言心

首届“华佗金针奖”获得者、湖南省名中医、株洲市妇幼保健院主任医师成钢说，原湘雅医学院的湖南省名中医益强教授是他的中医启蒙人。上世纪六十年代，金成两家友情交织，两辈情谊深厚，童年的成钢遇见金教授为夫人施管针疗法等场景，耳濡目染了中医针灸之术的神奇，懵懂中萌生了对中医的好奇与向往。

1978年高考，他填报志愿之先是朝莱经过的湖南医学院，然而世事阴差阳错，命运却悄悄引领他踏进了湖南中医学院的校园。几年后，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分配到株洲，初心是想从事中医内科临床，却被安排在针灸理疗科。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他随遇而安，幸运邂逅针灸名医——南京中医学院杨长森教授的门诊主任智明先生，便虚心向前辈请教。在任老的指导和点拨下，成钢潜心投入穴位埋线、神经旁刺术、耳穴贴压、子午流注针法、任氏推拿手法的笃学实践中，日积月累渐上道，掌握了各种中医针灸临床诊疗基本技能，专业素质不断完善。

1985年，遇母校创办针灸系之契机，作为临床教学点带教老师，成钢争取到选派参加湖南中医学院首届针灸提高班深造，并任班长，入室受训于针灸大家严洁教授、谢国荣教授等一大批湖湘名老；2004年，他接受石学敏院士授中单穴疗法；2006年，参加全国熊继柏教授学术培训班学习；2007年，再进国家局名中医熊继柏教授临床经验研讨班学习，后又在湖南中医药大学(株洲)教学基地师资培训班聆听熊继柏教授传道，活用精进至今。

他三次援藏，身在高原缺氧不缺精神，在圆满完成医疗任务和中医教学的同时，主动研学藏医，学得藏医外治五械疗法真传。至今，65岁的成钢还保持着每天学习整理中医专业知识和技术新进展不少于2小时的习惯，历任市学术技术带头人的他，荣获省、市科技进步奖6项，带教师承学员21位。

行医四十三载，成钢学术医技上秉持“辨证论治，通经活络、调和气血，西为中用”的理念，守正而不墨守成规，创新注重中西结合，经年积累于颈肩腰腿痛、骨关节炎及瘫痪痛疾类疑难杂症中医辨证论治的丰富经验和针灸绝技；创用“奇穴电针康复法”治疗面瘫、脑瘫、中风后遗症、肩周炎、便秘；刺络放血治疗青春痘、小儿疳积、发热；研发抗刺刺和乌钱通络两复方中药町定向透药治疗膝关节炎、骨质增生、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全息耳针治疗头痛、眩晕、耳鸣耳聋、失眠；温针灸加藏药治疗阳痿、痛经、月经不调、更年期综合征；传承中药效方穴位敷贴治疗咳嗽、哮喘、鼻炎、胃痛、免疫力低下等名不虚传，针灸减肥与中医养生服务独树一帜。

征文要求

- 1.除诗歌外题材不限,字数1200至2000字为宜。
- 2.文章要求真情实感,见人见事,不要大话、空话、套话,同时附上作者联系方式。
- 3.投稿邮箱:420918118@qq.com。
- 4.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奖金3000元;二等奖2名,奖金2000元;三等奖5名,奖金1000元;优秀奖奖10名,奖金500元。
- 5.活动时间:2023年2月至2024年2月。